

守着月份牌盼新年

□ 艾立起

这可让我成了小伙伴们聚集地，大家都眼巴巴地盼着能早点看到新年的月份牌。新年前两天的那个星期日，我趁奶奶不注意，偷偷地把月份牌“顺”了出来，像个小大人似的“招待”小伙伴们。

孩子们围坐在一起，眼睛亮晶晶的，满是好奇与期待。小手不停地翻着月份牌，嘴里还嘟囔着找自己的生日或是其他特别的日子。叔叔（辈分大）挠了挠头，脸上带着质朴的笑容说：“看，我今年农历生日刚好好赶上阳历新年，我妈可说了，要给我煮个鸡蛋呢！”春姐则害羞地抿着嘴，眼睛弯弯地：“新年放假，三叔从唐山回来，他家孩子穿小了的花棉袄就归我啦。”和一下子抢过月份牌，着急忙慌地往回翻，额头上都冒出了细汗，兴奋地嚷嚷：“再过一个月就过年咯，表兄让我正月去城里他们学校玩，那里有可大的篮球场。”小军不甘示弱，胸脯一挺，大声说道：“这有啥，过年我妈要带我去爸爸的部队探亲，我能坐大火车啦！”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说得小脸通红，仿佛那些美好的事情都隐藏在月份牌里呼之欲出，每个人的眼睛里都闪烁着对未来的憧憬。我在一旁听着，开始心里酸酸的，嘴巴不自觉地撅了起来，心想为我也没这好事；但转念一想，能够分享他们的快乐，不也是一种幸福吗？

孩子们围坐在一起，眼睛亮晶晶的，满是好奇与期待。小手不停地翻着月份牌，嘴里还嘟囔着找自己的生日或是其他特别的日子。叔叔（辈分大）挠了挠头，脸上带着质朴的笑容说：“看，我今年农历生日刚好好赶上阳历新年，我妈可说了，要给我煮个鸡蛋呢！”春姐则害羞地抿着嘴，眼睛弯弯地：“新年放假，三叔从唐山回来，他家孩子穿小了的花棉袄就归我啦。”和一下子抢过月份牌，着急忙慌地往回翻，额头上都冒出了细汗，兴奋地嚷嚷：“再过一个月就过年咯，表兄让我正月去城里他们学校玩，那里有可大的篮球场。”小军不甘示弱，胸脯一挺，大声说道：“这有啥，过年我妈要带我去爸爸的部队探亲，我能坐大火车啦！”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说得小脸通红，仿佛那些美好的事情都隐藏在月份牌里呼之欲出，每个人的眼睛里都闪烁着对未来的憧憬。我在一旁听着，开始心里酸酸的，嘴巴不自觉地撅了起来，心想为我也没这好事；但转念一想，能够分享他们的快乐，不也是一种幸福吗？

孩子们围坐在一起，眼睛亮晶晶的，满是好奇与期待。小手不停地翻着月份牌，嘴里还嘟囔着找自己的生日或是其他特别的日子。叔叔（辈分大）挠了挠头，脸上带着质朴的笑容说：“看，我今年农历生日刚好好赶上阳历新年，我妈可说了，要给我煮个鸡蛋呢！”春姐则害羞地抿着嘴，眼睛弯弯地：“新年放假，三叔从唐山回来，他家孩子穿小了的花棉袄就归我啦。”和一下子抢过月份牌，着急忙慌地往回翻，额头上都冒出了细汗，兴奋地嚷嚷：“再过一个月就过年咯，表兄让我正月去城里他们学校玩，那里有可大的篮球场。”小军不甘示弱，胸脯一挺，大声说道：“这有啥，过年我妈要带我去爸爸的部队探亲，我能坐大火车啦！”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说得小脸通红，仿佛那些美好的事情都隐藏在月份牌里呼之欲出，每个人的眼睛里都闪烁着对未来的憧憬。我在一旁听着，开始心里酸酸的，嘴巴不自觉地撅了起来，心想为我也没这好事；但转念一想，能够分享他们的快乐，不也是一种幸福吗？

孩子们围坐在一起，眼睛亮晶晶的，满是好奇与期待。小手不停地翻着月份牌，嘴里还嘟囔着找自己的生日或是其他特别的日子。叔叔（辈分大）挠了挠头，脸上带着质朴的笑容说：“看，我今年农历生日刚好好赶上阳历新年，我妈可说了，要给我煮个鸡蛋呢！”春姐则害羞地抿着嘴，眼睛弯弯地：“新年放假，三叔从唐山回来，他家孩子穿小了的花棉袄就归我啦。”和一下子抢过月份牌，着急忙慌地往回翻，额头上都冒出了细汗，兴奋地嚷嚷：“再过一个月就过年咯，表兄让我正月去城里他们学校玩，那里有可大的篮球场。”小军不甘示弱，胸脯一挺，大声说道：“这有啥，过年我妈要带我去爸爸的部队探亲，我能坐大火车啦！”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说得小脸通红，仿佛那些美好的事情都隐藏在月份牌里呼之欲出，每个人的眼睛里都闪烁着对未来的憧憬。我在一旁听着，开始心里酸酸的，嘴巴不自觉地撅了起来，心想为我也没这好事；但转念一想，能够分享他们的快乐，不也是一种幸福吗？

小巷叶语

□ 刘明

城市的早高峰总裹着汽笛的喧嚣，可我偏爱避开主干道的拥堵，骑着电动车钻进那条藏在楼宇间的背街小巷。它像一把被时光磨亮的银尺，从巷口到巷尾直得没有一丝褶皱，青石板路被岁月踩出温润的光泽，连风穿过时都放慢了脚步，成了通勤路上最妥帖的慰藉。

春日里，巷两侧的梧桐总先醒过来。嫩黄的柳芽裹着绒的白，像停在枝条上的星子，风一吹便簌簌摇晃。待柳枝抽得绵长，浅绿色的丝绦垂到行人肩头，不远处的风景让我下意识地触到那柔软的叶片，带着晨露的微凉，轻触便从指缝间溜走。墙根的迎春开得热闹，明黄色的花盈盖着砖墙攀援，把清冷的巷子缀得满是暖意。

盛夏的巷陌是片流动的绿。小区围墙上的爬山虎疯了似地生长，卷须牢牢抓住砖缝，叶片层层叠叠，把斑驳的墙面遮得严严实实。阳光透过叶片洒下，在路面投下细碎的光斑，骑车经过时，连风都带着草木的清香。偶尔，有蝉鸣从枝叶间漏出来，和着电动车的经响，成了夏日最清亮的韵律。

秋日的巷景总裹着甜意。巷尾那棵老柿子树挂满果子了，橙黄色的柿子像被阳光染透的小灯笼，沉甸甸地坠在枝头，有的还沾着几片枯黄的叶子，风一吹便轻轻摇晃。路过时总忍不住放慢车速，看阳光落在柿子上，泛着温暖的光泽，仿佛连空气里都飘着甜的果香。

冬日的巷子最是清净。梧桐树的叶子落得差不多了，光秃秃的枝桠伸向天空，风穿过枝桠时，会卷起地上的落叶，打着旋儿飘远。骑车经过时，裹紧围巾，听车轮碾过落叶的沙声，倒也生出几分宁静的惬意。

周末加班，天色渐暗时才急匆匆往家赶，想着要给家人做晚饭，电动车骑得比往常快些。再次拐进这条熟悉的巷子时，不远处的风景让我下意识地触到那柔软的叶片，带着晨露的微凉，轻触便从指缝间溜走。墙根的迎春开得热闹，明黄色的花盈盖着砖墙攀援，把清冷的巷子缀得满是暖意。

那一刻，我猛地攥紧了车把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。我忍不住停下车，老奶奶的身影在我的视线里渐渐变小，可她举着叶子的模样却愈发清晰，成了往后岁月里最温暖的慰藉。

春日里，巷两侧的梧桐总先醒过来。嫩黄的柳芽裹着绒的白，像停在枝条上的星子，风一吹便簌簌摇晃。待柳枝抽得绵长，浅绿色的丝绦垂到行人肩头，不远处的风景让我下意识地触到那柔软的叶片，带着晨露的微凉，轻触便从指缝间溜走。墙根的迎春开得热闹，明黄色的花盈盖着砖墙攀援，把清冷的巷子缀得满是暖意。

盛夏的巷陌是片流动的绿。小区围墙上的爬山虎疯了似地生长，卷须牢牢抓住砖缝，叶片层层叠叠，把斑驳的墙面遮得严严实实。阳光透过叶片洒下，在路面投下细碎的光斑，骑车经过时，连风都带着草木的清香。偶尔，有蝉鸣从枝叶间漏出来，和着电动车的经响，成了夏日最清亮的韵律。

秋日的巷景总裹着甜意。巷尾那棵老柿子树挂满果子了，橙黄色的柿子像被阳光染透的小灯笼，沉甸甸地坠在枝头，有的还沾着几片枯黄的叶子，风一吹便轻轻摇晃。路过时总



果香

□ 晓光

果园挂了层暖融融的霞。花香漫过田埂，飘到鱼塘边，惊动了水里的鲤鱼、青蛙。它们摆着尾巴在水面吐泡泡，圈圈涟漪晕开，把花枝的影子揉碎在碧波里。

袋口，仿佛在呵护一个个易碎的珍宝。正午的太阳晒得人皮肤发烫，他就在果树的荫浓下歇会儿，舀一瓢清凉而甘甜的井水，一边喝一边目光掠过满树的果子，眼里满是期待。鱼塘边的杂草也不能荒着，他趁着傍晚凉快时，提着镰刀去割。

蜜蜂嗡嗡地在花中穿梭，蝴蝶扇着彩翅停在花瓣上，连田埂上的野草都沾了香，顶着露珠探头探脑。大哥总戴草帽在园里忙活，疏花、浇水、修剪枝丫，农角沾着花粉，裤腿蹭着草叶，偶尔直起身擦擦汗，望着这一片花团锦簇，眼角的皱纹里都盛满了笑意——他知道，这漫天花香里藏着秋实的甜，藏着鱼塘里跃动的希望，藏着日子里稳定的踏实。

花谢之后，青涩的小果子便缀满了枝头，像一串串绿珍珠，在阳光下透着生机。大哥更忙了，天不亮就扛着锄头下地，给果树松土、施肥、套袋。他的动作娴熟而轻柔，给苹果套袋时，手指捏着纸袋，小心翼翼地将果子裹住，系紧

果带，仿佛在呵护一个个易碎的珍宝。正午的太阳晒得人皮肤发烫，他就在果树的荫浓下歇会儿，舀一瓢清凉而甘甜的井水，一边喝一边目光掠过满树的果子，眼里满是期待。鱼塘边的杂草也不能荒着，他趁着傍晚凉快时，提着镰刀去割。

蜜蜂嗡嗡地在花中穿梭，蝴蝶扇着彩翅停在花瓣上，连田埂上的野草都沾了香，顶着露珠探头探脑。大哥总戴草帽在园里忙活，疏花、浇水、修剪枝丫，农角沾着花粉，裤腿蹭着草叶，偶尔直起身擦擦汗，望着这一片花团锦簇，眼角的皱纹里都盛满了笑意——他知道，这漫天花香里藏着秋实的甜，藏着鱼塘里跃动的希望，藏着日子里稳定的踏实。